蜀山劍俠傳/1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一九回　滌垢污 失衣逢異士　遭冤孽 闢石孕靈胎

下一回▶

笑和尚、莊易聞言，好生髮笑。笑和尚對金蟬道：「這都是你素常愛淘氣，纔有這種事兒發生。適纔你走後，我們想看一看這穴壁上的人影，纔到，你便飛回。這位小道友既避我們，必然不會出面。這身衣服送給他，交個朋友，有何不可？如嫌這身衣服不合適，好在爲期還有數日，我二人陪你迴轉凝碧崖，換上一件，再去百蠻，也不至於誤事。我們無須在此呆等，且回崖上去商談吧。」笑和尚原是故意如此說法，好使那小孩不起疑心，仍用前策行事。金蟬不明言中之意，聽了氣忿忿說道：「衣服事小，若是明送，休說一件，祇要是我的，除卻這兩口飛劍，甚麼都可。他卻暗取，讓我丟人，不將衣服收回，日後豈不被衆同門笑話？他如不將衣服送還，或者現身出來與我們相見，我早晚決不與他甘休。」笑和尚又再三相勸，說包在自己身上，將衣服尋回，這事太小，還有要事，須回洞中商議，纔將金蟬拉了一同飛上崖頂。先和莊易說了幾句耳語，然後高聲說道：「莊道兄，你和華仙姑相熟，你可到奧區去看她回來不曾？」說完，等莊易走後，又拉金蟬同往洞中。金蟬便問笑和尚：「意似做作，是何緣故？」笑和尚道：「我適纔和莊道兄親見那小孩現身，同往樹後石穴守候，無心中看見對崖有一通天巖窗，外有蘿樹隱蔽，埋伏在彼，甚是有用。那小孩雖然現在還斷不定他的家數，可是質地本領俱非尋常，恐防異派中人網羅了去。又因他異常機警，恐被覺察，不便在石上商量，請莊道兄借着探望華仙姑爲名，繞道往對面巖窗埋伏。他既盜你衣服，存心與你作耍，必然還要再來。我們祇須裝作沒有防備，等他來到臨近，纔行下手，將他收服。即使被他遁迴

穴內，莊易已經由對崖轉往他存身的穴內隱藏，三面一齊下手，何愁不能將他擒住？昨晚你在他穴旁等了一夜，他卻另由間道回去，不再出現。如仍在那裏守候，豈非守株待兔麼？」金蟬聞言，點頭稱善。

先在洞中等候了一陣，隨時留心，並沒甚麼動靜。金蟬耐不住，又拉了笑和尚裝作崖前遊玩，舉目下視，石上仍無小孩蹤影。對崖看不見莊易，知道他藏處必甚隱祕。算計小孩出現，定在晚間，祇得走回洞去。路上金蟬悄對笑和尚道：「這廝如老不出現，到了我們要去百蠻山時，豈不白費心思？」笑和尚正說不會，忽然一眼望到洞中，喊一聲：「快走！」首先駕劍光飛入洞去。金蟬也忙駕劍光，跟入一看，洞門石上，放着自己適纔失去的那件上衣，褲子卻未送還。四外仔細一尋，哪有絲毫人影。笑和尚想了一想，對金蟬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此人早晚必和我們做朋友。他明明是因爲赤身露體，羞於和我們相見，所以將你衣服盜去。後來你在石上一罵，他恐你懷恨，壞他洞穴，所以又將上衣給你送還。祇不懂此人雖然幼小，已有如此神通，他的師長必非常人，何以他連衣服都沒一件？以我三人之力，用盡方法，俱不能查出他的蹤跡，始終他在暗處，祇能以情義結納，收服之事，恐非容易。姑且先不將莊道兄喚回，等你將自己衣服換了，待我將這一件送到石上，和他打個招呼，看看如何，再作計較。」說罷，將金蟬換下那件半截道衣拿了，回身到了石上，對穴內說道：「小道友根器本領，我等俱甚佩服。我師弟一身舊衣，既承取用，本可相贈，無奈遊行在外，尚有使命他去，無可穿着。今蒙道友將上衣送還，反顯我等小氣了。現有半截道衣一件，雖然不成敬意，權供道友暫時之需。如蒙下交，今晚黃昏月上，我等當在崖上洞中相候。否則我等在此已無多日，事完之後，當爲道友另制新衣，前來奉約如何？」說罷，將衣掛在松樹上面，仍返洞內。

沒有多時，莊易也飛了回來，金蟬便問可曾見那小孩。莊易往地上寫道：「先並未見他出現。後來二位道兄到石上與他送衣，通白走後，纔憑空在石上現身，也未看出他從哪裏來的。身上穿着齊道兄那條褲子。先取那半截衣服試了試，他人本矮小，那條褲子雖是短褲，他穿了已差不多齊着腳面，這半截道衣雖不拖地，卻是太肥大，實在不成樣子。他試了又試，好似十分着急，忽然臉上一變，帶着要哭的神氣，拿了這半截衣服，徑迴穴內去了。我見二位道兄適纔那般說法，自忖一人擒他不住，也未曾過去驚動，就回來了。」話還未完，金蟬早跑了出去。笑和尚知道金蟬去也白去，並未在意，祇和莊易一個用手，一個用口，互相計議，怎樣纔能和那小孩見面。

談有頓飯光景，忽聽金蟬與人笑語之聲，由崖上傳來。出洞一看，見金蟬褲子也換了原來所着，同着一個羅衫芒履，項掛金圈，比金蟬還矮尺許的幼童，手拉手，一同說笑歡

躍走來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適纔石上所見的小孩，生得面如凝玉，目若朗星，髮際上也束着一個玉環，長髮披拂兩肩，玉耳滴珠，雙眉插鬢，雖然是個幼童，卻帶着一身仙氣。笑和尚與莊易俱都喜出望外，忙着迎了上去。金蟬歡笑着，給二人引見道：「這是我新結交的石兄弟，他名叫石生，他的經歷，我祇知道一半。因爲忙着要見二位道兄，給他裝扮好了，就跑來，還沒聽完。且回洞去，等他自己說吧。他還說要同我們去百蠻山呢。」

那石生和三人都非常親熱，尤其是對金蟬，把哥哥喊了個不住口。大家興高采烈，回至洞中坐定，細聽石生講述經歷。纔知石生的母親，便是當年人稱陸地金仙、九華山快活村主陸敏的女兒陸蓉波。陸敏原是極樂真人李靜虛的未入門弟子。九華快活村陸姓是個首富，到了陸敏這一輩，幾房人祇有陸敏這個獨子，幼年酷好武藝，專喜結納方外異人。成家以後，父母叔伯相繼去世，陸敏一人擁有百萬財富，愈發樂善好施，義名遠播。因爲尚無子息，家務羈身，不能遠方訪友，於是廣用金帛，派人出外，到處約請能人，到快活村教他本領。自古祇聞來學，不聞往教，異人奇士，豈是區區金銀所能打動。凡來的人，差不多俱是些無能之輩。陸敏並不以此灰心，祇要來的，不管有無真實本領，莫不以禮相待。他這千金市駿骨的辦法行了數年，終無影響。幸而他爲人饒有機智，長於經營田產，並不因食客衆多，而使家道中落。

有一年聞得黃山出了一個神尼，在天都峰結茅隱居，善知過去未來，因爲相隔甚近，悄悄獨自一人前去拜訪。起初不過想同一點休咎，也是合該仙緣湊合。他裹糧在黃山尋了數日，把天都峰都踏了個遍，並無神尼蹤影。以爲傳聞之誤，正要回去，行至鰲魚背附近，不知怎的，一個失足，墜落懸崖下面。此時他雖不會道術，武功已甚了得，墜到懸崖中間，抓着一盤春藤，僥倖沒有葬身絕壑。當他失足墜落之時，看見一道光華，由側面峰頭疾如閃電飛來，等他抓住了壁上春藤，又倏地飛了回去。陸敏攀藤上崖，驚魂乍定。想起這道光華，頗似江湖上傳說的飛劍。異人咫尺，豈可當面錯過，便息了回家之念，徑往側面文筆峰上下尋找。僅見峰頂危石旁邊，放着一個石丹爐，一個蒲團。日前沒有走到危石前面，所以不曾發現。這一來，更證實了所見不差。連在峰頂候了數日，把乾糧俱都喫盡，終不見劍仙蹤跡。心知這般呆等，絕無效果，故意裝作糧盡回去，口裏自言自語，埋怨劍仙拒人太甚，此番決計回去，心中卻逐處留神。時當三四月間，遍山俱是果樹，一路採了些充飢，連頭也不回，徑往峰下走去。其實他沿路採果耽擱，並未走出多遠。那峰筆立千丈，途徑極爲難走。由上到下，須要攀藤扶樹，繞峰旋行。漸漸轉行到危石下面，上下相隔，不過兩丈來高，倏地施展輕身功夫，一個鷂子翻身，出其不意，直躍上去。果然看見一個中年女道姑，面對丹爐，端坐蒲團上面。纔一照面，

便放起一團光華，連身帶丹爐一齊罩住。近身數尺以外，炫眼生花，冷氣瘳人毛髮。陸敏不敢再進，祇得向前跪下，低聲默祝。道姑始終不走，光華也未撤去。一會兒丹爐裏面放出火花，顏色由紅轉黃，由黃轉白，變幻不定。

陸敏跪了一天一夜，直到第二日正午，直跪得形骸皆散，痛楚非常，將要委頓不支。忽見丹爐內一道青焰衝起，爐頂焰頭上結着一朵五色蓮花。同時光華收處，道姑現身，伸手在丹爐內取出一捧丹藥，清香襲人。爐中火焰蓮花，也都不見。那道姑緩緩起立，對陸敏道：「居士請起說話。」陸敏見已肯和他說話，知道有望，精神一振，痛楚全忘。哪裏敢立起身來，越發虔敬，跪請收錄。道姑道：「居士義俠，本是我輩中人，無奈貧道門下不便收容。且請起來，當爲設法如何？」陸敏不敢再爲違拗，好容易勉強起立，腰腿都痠疼得要斷。道姑道：「居士生長膏粱富厚之家，卻有這般誠心，委實難得。這裏有丹藥一粒，服了下去，可解痛苦。以居士根骨而論，原是上品，祇可惜純陽之質已喪，縱有奇緣，難參正果罷了！你且回去，一月之內如有異人來訪，倘蒙收錄，縱不能置身仙佛，將來亦可解脫塵孽，千萬不要錯過。」

陸敏躬身接過丹藥服下，不消一會兒，果然神清氣爽。重又跪謝，苦苦哀求，並問法號。道姑道：「貧道餐霞，日前採來靈藥，欲在此峰煉丹，見有一人失足墜崖，前去援救。不料你竟會武功，墜至中途，攀藤而上。因此現了形迹，被你跟蹤尋來。我因與你無緣，本不想見你。一則見你意念虔誠；二則預定時機，不便錯過。明知你必去而復轉，祇是正當發火時候，不能與你分說，倒累你跪在風露之中，受了許多苦楚。將訪你的那位金仙，是貧道的前輩，已經快成正果，勝似貧道百倍，與你別有一種因果。急速回去，準備靜室迎候吧。」陸敏情知仙人不會誑他，再求也是無益，便道謝拜辭而去。到了家中，將所有江湖上賓朋，俱都設辭多送金銀遣開。另闢了一間淨室，每日在村前恭候。

過了半月光景，果然來了一位長身玉立、仙風道骨的道人，陸敏看出有異，慌忙下拜。那道人也不客氣，徑由陸敏迎接到了淨室之中。屏退從人，跪問姓名，纔知道人便是名馳八表的極樂真人李靜虛，因爲成道在即，要五方五行的精氣凝鍊嬰兒。這次根尋東方太乙精氣，循搜地脈，看出九華快活村陸敏後園石巖底下，是發源結穴所在。因爲時機還差月餘，便道往黃山閒遊，遇見餐霞大師上前拜見，談起陸敏如何向道真誠。極樂真人道：「我因門戶謹嚴，雖有幾個門徒，魔劫尚多，未必能承繼我的衣鉢。陸某質地雖佳，已非純陽之體。不過既借他家採煉太乙精氣，總算與我有緣。且俟到日後，我親去查看他的心地如何，再行定奪吧。」餐霞大師原是極樂真人的後輩，見真人並未峻拒，知道有望，不敢再多說。因憐陸敏虔誠，略示了一點玄機。由此陸敏便從極樂真人學了

一身道法和一種出奇的劍術，祇是正式列入門牆，未蒙允許，祇算做一個循牆未入室的弟子罷了。陸敏自得仙傳，當時看破世緣，便想棄家學道。反是極樂真人說：「世上無不孝的神仙，你家嗣續尚虛，又早壞了純陽之體，非超劫轉世，不能似我平地飛昇。即使要出家靜修，完成散仙功業，也須等有了嗣續以後。」

陸敏不敢違拗，且幸往黃山時，妻子便有了身孕，等到臨盆，竟然雙生一男一女，不由心中大喜。這時極樂真人已經將法煉成別去，陸敏便將撫育兒女之事交託妻子，獨自在靜室之中勤苦用功。他那子女，男的單名叫達，女的叫做蓉波，俱都生得玉雪可愛，聰敏非凡。

蓉波尤其生有夙根，自幼茹素，連奶子都不喫葷的。等到長到十來歲光景，每當早晚向陸敏室中問安之時，必定隔戶跪求學道。陸敏此時已是大有精進，家中雖然一樣有求必應，廣行善舉，自己本人，卻是推說遠遊在外，杜門卻掃，連妻子兒女都不常見面。後來看出蓉波小小年紀，不但根器極好，向道尤其真誠。心想：「神仙也收弟子，何況親生。」漸漸準她入室，教些入門功夫。蓉波竟非常穎悟，一學便會。陸敏自是心喜。又過了幾年，見兒子已經成人，嗣續無憂，家聲不致廢墮，索性帶了蓉波，出門積修外功，交結劍仙異人。隔個五七年，有時也回家看望一次。因愛莽蒼山兔兒崖玄霜洞幽靜，便以那裏爲久居之所。陸敏常以自己壞了純陽之體，遇着曠世仙緣，仍不能參上乘正果，引爲終身恨事。所以對於蓉波非常注意，幾次訪着極樂真人，代她求問將來，俱沒有圓滿答覆。氣得蓉波賭神罰誓：如墜情孽，甘遭天遣。最末一次見面，極樂真人對蓉波道：「你志大力薄，孽重緣淺，甚是可憐。我給你一道靈符，作爲保身之用吧。」蓉波跪謝領受之後，極樂真人便不再見。陸敏不再回家去，父女二人隱居玄霜洞，一意修持。有時出門積修點功行，原無甚事。

偏偏這一年，南海聚萍島白石洞凌虛子崔海客，帶了虞重、楊鯉兩個門人閒遊名山，行至莽蒼山，與陸敏父女相遇。凌虛子原是散仙一流，陸敏昔日帶了蓉波往東南海採藥，曾經見過兩面。多年不見，異地重逢，又有地主之誼，便留他師徒盤桓些日。凌虛子本愛莽蒼山風景，又經陸敏殷勤留住，便在玄霜洞住了下來。凌虛子喜愛圍棋，愈發投了陸敏的嗜好，每日總要對弈一局。虞重生性孤僻，沉默寡言，雖在客居，每日仍是照舊用功，一絲不懈。楊鯉卻是凌虛子新收弟子，年纔十六七歲，生得溫文秀雅，未言先笑，容易與人親近。又是入門未久，一身的孩子氣，與蓉波談得來。仙家原無所謂避忌防閑，楊鯉貪玩，蓉波久居莽蒼，童心未退，自以識途老馬自命，時常帶了楊鯉各處遊玩。

這日兩人又在洞前閒眺，見下面雲霧甚密。楊鯉道：「此崖三面都有景緻，惟獨這一面筆立千尋，太過孤峭了。」隨便談說，兩人並未在意。後來又一同去南山一帶閒遊，看見一條大溪中，兀立着兩塊大石，溫潤如玉。蓉波猛想起適纔之言，便對楊鯉道：「你不是嫌我們洞前崖壁大過孤峭麼，我將這石運回去，給它裝上，添些人迹難到的奇景如何？」楊鯉年輕喜事，自然十分贊同。彼時崖壁下面，還有瀑布深潭。二人商量好了形勢，便由蓉波用法術將大石移去一塊，就在瀑布泉眼下面，叱開崖壁插入。又移植了一株形如華蓋的古松。那石突出危崖半腰，下面是絕壁深潭，頭上瀑布又如銀簾倒捲，白練千尋，恰好將那塊石頭遮住，既可作觀瀑之用，又可供行釣之需，甚是有趣。二人佈置好後，坐談了一會兒，回洞各向師父說了，也都付之一笑。

第二日蓉波做完早課，不見楊鯉，還想給那塊石頭添些花草做點綴。到了石上一看，楊鯉正如醉如癡地靠壁昏睡，身旁散堆着許多奇花異卉，俱是山中常見之物。以爲楊鯉也和自己是一樣心思，並沒想到修道之人，怎能無端昏睡，正要上前將他喚醒，忽然看見那些花草當中，有一種從未見過的奇花，形狀和曇花一般無二，祇大得出奇。花盤有尺許周圍，祇有一株，根上帶着泥土，獨枝兩歧，葉如蓮瓣，歧尖各生一花，花紅葉碧，嬌豔絕倫。更有一樁奇處：兩花原是相背而生，竟會自行轉面相對，分合無定。蓉波本來愛花成癖，見了奇怪，不由伸手拾起端詳，放在鼻端一聞，竟是奇香透腦，中人欲醉。方要放下，轉身去喚楊鯉，忽然覺得一陣頭暈目眩，耳鳴心跳，一股熱氣從腳底下直透上來，周身綿軟無力，似要跌倒。知道中了花毒，隨手將花一扔，方要騰身飛起，已經不及，兩腿一軟，仰跌在石頭上面，昏沉睡去。

直到日落西山，楊鯉先自醒轉。他原是乘早無事，採了些異樣花草，想種植在近石壁上。採時匆忙，並未細辨香色，祇要見是出奇的便連根拔來。及至到了石上，種沒兩株，越看那朵大花越覺出奇，拿近鼻間一聞，當時異香撲鼻，暈倒于地。蓉波後來又步了他的後塵。那花名叫合歡蓮，秉天地間淫氣而生，聞了便是昏沉如醉，要六個時辰纔能回醒。輕易不常見，異派邪教中人奉爲至寶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不想被楊鯉無心中遇見採來，鑄成大錯，幾乎害了蓉波功行性命。蓉波如不隨手將花擲落潭底，也不至於險些惹出殺身之禍。雖然因禍得福，到底受了多少冤苦，這些留爲後敘。

且說楊鯉一見蓉波跌臥在地，如果稍避嫌疑，回洞去請凌虛子與陸敏來解救，原無後來是非。總是二人相處太熟，祇知是中了花毒，想將蓉波喚醒。喊了有十幾聲，約有半盞茶時，蓉波纔得醒轉。再找那花，已經不知去向。還等種植餘花時，忽聽陸敏在上面厲聲呼喚。

二人飛身上去一看，纔知南海來人，說島中有事，請凌虛子師徒急速回去。相處日久，彼此自不免有些惜別。蓉波見陸敏送客時節面帶怒容，當時既未在意，也忘了提說中了花毒之事。從這日走，蓉波兀自覺得身上不大自在，漸漸精神也有些恍惚，心神不定，做起功課來非常勉強。又見陸敏每日總是一臉怒容，愁眉深鎖，對自己的言動面貌，非常注意，好生不解。幾次想問，還沒出口。這日又到了那塊石上閒眺，想起前事，暗忖：「我雖中了花毒，昏迷了幾個時辰，但是既能醒轉，當然毒解，怎麼人和有病一般，身體上也有好些異樣，每日總是懶懶的，無精打采？」想了一陣，想不出原因，便隨意臥倒在石上，打算聽一會兒瀑聲，回去請問她的父親。

身纔躺下，便聽崖上一聲斷喝：「無恥賤婢，氣殺我也！」一言未了，一道銀光，如飛而至。蓉波聽出是父親陸敏的聲音，心想：「父親近年來很少呵責自己，今日爲何這般大怒，竟下毒手？」這時蓉波處境危機一發，已不容多加思索，忙將自己平時煉的飛劍放起抵禦。一面高聲問道：「女兒侍父修道，縱有過失，也不應不教而誅，爲何竟要將女兒置諸死地？」言還未了，祇見對面銀光照耀中，陸敏厲聲罵道：「無恥賤婢，還敢強辯！昔日恩師極樂真人常說你孽重緣淺，成不得正果。我幾番要將你這賤婢嫁人，你賭神罰咒，執意不從。你雖修道多年，自是將近百歲的人，竟會愛上一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孺子，還在我眼皮底下，公然做出這樣醜事。我如留你，一世英名，被你喪盡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指，千萬點銀花，如疾風驟雨而至。

原來那日陸敏正和凌虛子對弈，忽然凌虛子一個門人從南海趕來，說島中出了變故，須要急速回去。陸敏一見蓉波、楊鯉俱不在側，又見他師徒正在愁煩商議，恍如大禍之將至，知道他二人定在新移大石上觀雲聽瀑，便親自出洞呼喚，起先並未有甚麼疑心。及行至巖前，忽聽下面楊鯉連喚師姊醒來，聲甚親密，不禁心中一動。想起昔日極樂真人之言，女兒素常莊重，祇恐孽緣一到，墮入情魔，不但她多年苦功可惜，連自己一世英名，俱都付于流水。又想起二人連日親切情形，越覺可疑。連忙探頭往下面一看，正趕上蓉波仰臥地上醒轉，楊鯉蹲在身旁不遠，不由又添了一些疑心。厲聲將二人喚了上來，首先端詳楊鯉，英華外舒，元精內斂，仍是純陽之體。心雖放了一半，懷疑蓉波的心理，卻未完全消除。暗幸發覺還早，凌虛子師徒就要回去，省卻許多心事。送客走後，再看蓉波，雖不似喪失精神元氣，總覺她神情舉止，一日比一日異樣。末後幾日，竟看出蓉波不但恍惚不寧，腰圍也漸漸粗大，彷彿珠胎暗結，已失真陰。猛想起自己和凌虛子一言投契，便成莫逆，以前相見時短，連日祇顧圍棋，竟不曾細談他修行經過。散仙多重採補，莫非他師徒竟是那一流人物？楊鯉這個小畜生，用邪法將女兒元精采去，所以當

時看不出他臉上有何異狀？越想越對，越想越恨越氣。已準備嚴詢蓉波，問出真情，將她處死，再尋凌虛子師徒算賬。一眼瞥見蓉波又病懨懨地往石上飛去，便咬牙切齒，跟在後面。由崖上往下一看，蓉波神態似乎反常，時坐時立，有時又自言自語。後來竟懶洋洋地將腰一伸，仰臥在石頭上面。更想起那日所見情景，一般無二，以爲是思戀舊好，春情勃發。不由怒火中燒，再也按捺不住，想迅雷不及掩耳，飛劍將她刺死。

蓉波天資穎異，隨父名山學道多年，已盡得乃父所傳。祇所用飛劍出於自煉，不比陸敏的太白分光劍，是極樂真人煉成之後相贈，所以差了一着。偏偏陸敏又是在萬分火氣頭上，一任蓉波悲忿填膺，哀號申訴，一味置之不理，口中怒罵不絕，祇管運用劍光，絕情絕義地下毒手。蓉波眼看自己飛劍光芒漸減，危石上下左右俱被銀花包圍，危機頃刻，連抽身逃遁都不能夠。蓉波此時並非惜命，祇想辯明不白之冤。一面竭盡精力抗拒，一面不住在劍光中哀號道：「爹爹，你縱不信女兒，你祇暫爲停手，略寬一時之命，女兒絕不逃死，祇求說幾句話。難道父女一場，這點情分都沒有麼？」陸敏祇是不聽，又罵道：「一切都是我眼中親見，你還有何話說？想要乘機逃走，做夢一樣。我如不清理門戶，也對不起恩師極樂真人。」

第二次又提起極樂真人，猛將蓉波提醒，暗想：「昔日師祖曾說我孽重緣淺，賜我靈符一道，以備臨危活命，何不取出一試？」想到這裏，忙伸手從胸前貼肉處，將靈符取出時，自己那道劍光已是光芒消逝，快要墜落。飛劍一失，便要身首異處，知道危急萬分，反正是死，生機祇靠在這道靈符上面。驚慌悲忿中，將銀牙一咬，也不再顧那口飛劍，運用一口先天真氣，朝那道靈符噴去。神一轉註，耳聽咔嚓之聲，蓉波一看飛劍，已經被陸敏劍光絞成粉碎，銀光電閃星馳，飛近身來。人到臨死，自是忙亂求生。蓉波「哎呀」一聲，忙不迭地往後便退。倏地一道金光，上徹雲衢，從身後直照過來，金光到處，崖壁頓開。蓉波慌忙逃了進去，身纔入內，崖壁便合。猛見眼前銀光一亮，還疑是父親劍光追來，悲苦冤忿，拼死逃竄，業已精力交敝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暈死過去。

醒來見穴中漆黑，面前似有銀光閃動，定睛一看，竟是自己父親素常用的那口飛劍。試一運用，竟和往日自己向父親討來練習時一般地圓轉隨心。驚魂乍定，細想前事，知是靈符作用，祇猜不透爲何要將自己關禁穴內？幾番想運用飛劍破壁而出，竟不能夠。正在驚疑，忽聽壁外隱隱有陸敏的聲音說道：「蓉兒醒來沒有？適纔爲父錯疑你了。幸而師祖靈符妙用，仙柬說明原因，纔知我兒這段宿孽，非在穴中照本門傳授，靜中參悟三十六年，不能躲過魔孽，完成正果。你此時已有身孕，並非人爲，乃是前孽註定，陰錯陽差，誤嗅毒花合歡蓮，受了靈石精氣，感應而生。此子將來成就，高出我父女之上，

生育以後，務須好好教養。日期不到，因有你師祖靈符封鎖，不能破壁出來。你師祖賜我那口仙劍，已因追你時爲你師祖靈符收去，現在便轉賜給你。日後道成，可再賜給爾子。我現奉你師祖之命，憐我修道多年，有功無過，命我到北海去受寒冰尸解，轉劫以後，纔能與你相見。玄霜洞尚留有我父女煉的丹藥、法寶，將來可一併傳授爾子便了。」蓉波聞言，不由放聲大哭。陸敏在外，不住勸慰，說是此乃因禍得福，暫時父女分別，無庸悲傷。蓉波自然禁不住傷心，陸敏又何嘗不是難受。父女二人似這樣隔着一層巖壁，咫尺天涯，對面不能相見，各自哭訴了個肝腸痛斷。終因師命難違，不便久延，陸敏纔行忍痛別去。

蓉波由此便在穴中苦修，直到第二十一年上，功行精進，約知未來。算計日期，知道元胎已成，快要出世，纔用飛劍開脅，生下嬰兒。因秉靈石精氣而生，便取名叫做石生。母子二人在穴中修煉，又過了十五個寒暑。石生生具異稟，自然是無論甚麼，一教就會。祇是沒有衣穿，常年赤身露體。蓉波將自己外衣用飛劍爲針，抽絲當線，改了一身小孩衣帽服飾。又將身上所戴昔日離家時母親賜給的簪環，用法術煉成了金圈。祇暫時不許石生穿戴，另行用法術封鎖藏好。臨要坐化時節，對石生先說明了以前經過。然後說道：「我面壁三十六年，仗着師祖極樂真人真傳，靜中參悟，已得上乘正果。如今元神煉成真形，少時便要飛昇。我去以後，巖壁便開，你仗着我傳的本領，已能出入青旻，遨翔雲外。祇是修道之人，豈能赤身露體出去見人。我不是不給你衣穿，惟恐我去以後，你隨意出遊，遇見邪魔外道，見你資質過人，引誘走入旁門。所以暫時不給你衣穿，也不準出山偷盜，壞本門家法。你須記住，此後你便是無母之兒，一切須要好好爲人，莫受外魔引誘，但看洞外石上瀑布干時，便是你出頭之日。接引你的人，乃是峨眉派掌教真人轉劫之子，名叫金蟬，也是一個幼童模樣。不見此人，任何人都不許你上前相見。你二人相遇之後，他自會接引你歸入峨眉門下，完成正果。」石生聽說慈母就要飛昇，遠別在即，好不傷心難過。

到了這日午夜將近，蓉波重新囑咐了石生一遍，將飛劍轉賜，說明了玄霜洞藏寶所在。然後兩手一擦，朝巖壁一照，一陣隱隱雷聲過處，巖壁忽然開闢，領了石生，走出穴外大石上面。又移植了許多藤蔓，將穴口遮沒，指點石生地勢景物。石生初見天地之大，星月景物之美，雖然心中高興，也免不了失母的悲痛，悲悲切切，隨着迴轉穴內。蓉波硬着心腸，又囑咐了幾句，將石壁一指，飛身上去，立刻身與石合，微現人影。石生一把未拉住，眼看一朵彩雲從壁上人影裏飛起，上面端坐着一個女嬰，與自己母親身容一般無二，冉冉出穴，飛入雲中不見。一陣傷心，獨自在穴內望着石像，哭了個力竭聲嘶，纔行止住。他雖是有一身驚人本領，一則初見天日，二則飽聞乃母警告，所以非常謹慎。

先時每日並不外出，望着石影，面壁用功，與乃母在時一般。後來靜極思動，漸漸也知拾一些松毛樹葉，鋪在洞內。每日祇盼瀑布流乾，好和接引之人相見。這日正在石上閒眺，忽見崖上似有光華閃動。潛身上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女子和三個奇形怪狀之人動手。那女子所用紫光非常厲害，手下還養着一隻金眼大黑鵰，頃刻之間，便將三個怪人殺死。後來竟在玄霜洞住下。石生見不是意中所期之人，甚是悶悶。因聽母親常說各派劍仙家數，猜是峨眉派門下。想向她打聽，自己赤身露體，怎能和幼女相見？連日有過兩次地震，潭已枯乾見底，接引的人還未見來。屢次往北山一帶夜遊，總髮覺有人駕着一道玄色光華，跟蹤追趕。幾次想和那人見面問訊，想起母親臨去諄囑，不到出世時節，不準和生人相見，祇得避去。獨處空山，好不寂寞焦急。生恐將機緣錯過，當夜又出去夜遊。回來時，雲霧甚密，形迹稍微顯露了些，差點被崖上的女子發現。

過了三日，忍不住飛上崖去窺探那女子有無同伴。行至洞前，那隻金眼大黑鵰竟展開一雙闊翼飛撲出來。心想：「一個大飛禽還有甚麼，姑且將飛劍放出試試。」竟不能傷那黑鵰分毫。又想：「一隻黑鵰已經如此，那女子必更厲害，無怪母親說外面能人甚多。」恐將洞中女子驚覺，連忙遁了回去。且喜那鵰見他一退，並未跟蹤追趕。

又等了多日，忽見又是接連一日兩次地動山搖，崖上瀑布點滴無存。正盼得兩眼將穿，忽有三道光華飛落崖上。內中有一道頗似那日女子所用，疑有接引之人在內。剛要上前探看，那三道光華倏又飛起，也未看清來人模樣。到了晚間，自己出外洗完澡回來，竟爲崖上之人發覺，跟蹤下來尋找。他在石上往下一看，原來是個小和尚，並非預期之人。且喜雲霧甚密，沒有被他發現。